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Dabao'ai Western Han Mausoleum

大葆台汉墓文物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Dabaotai Western Han Mausoleum

大葆台汉墓文物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晓曦

责任印制：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葆台汉墓文物/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10-4331-6

I. ①大… II. ①北… III. ①汉墓—出土文物—介绍—丰台区—西汉时代 IV. ①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0719号

大葆台汉墓文物

编者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编 100007

网址 <http://www.wenwu.com>

邮箱 E-mail: 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9.5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10-4331-6

定价 180.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序

王子今

北京是从元代开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但是这里自三代起，已经是中原北部地方的文明重心所在。自红山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面世之后，这一地区作为联系不同文明的交往关键的地位亦有目共睹。《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载：“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广义的燕地，包括战国时期燕国控制的地区，相当于西汉幽州刺史部的主要地方。其重心地带，即以蓟（今北京）为中心的广阳。这一地区有比较特殊的地位。

秦汉时期，驰道“濒海之观毕至”^[1]。沿海滨建设的交通大道，由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出巡路线的选择，可推知其交通等级具备可以通过帝王车舆的规模。这条道路，可以据秦汉帝王“并海”巡行的史籍记录，称为“并海道”^[2]。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并海道”在东汉末年曾经称作“傍海道”。当时沿长城防线，也曾经有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道路“北边道”。秦汉长城防御体系由北边道连贯为一体。史籍中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派员沿这条道路巡行北部边防的记载。历史文献关于秦汉时代“北边道”通行状况的最明确的说明，亦见于关于帝王亲自循北边巡行的记录。在这一交通体系中，燕地处于关键位置，正如《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所载，“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乐浪、玄菟，亦宜属焉”。

秦汉时期的“并海道”和“北边道”，都曾经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交通干线。正处于这两条重要道路之交叉点上的汉代燕地，其交通形势犹如一个“十”字形结构的中心^[3]。因为农耕经济区与畜牧经济区之间关市贸易的活跃^[4]，以及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相互文化交往的密切，这里又可以看作“十”形交通格局的中心。渔阳郡王莽更改地名时称作“通路”^[5]，可能与此有关。

观察燕地形势，也可以注意到这里正处于西汉“北边”区、“濒海”区以及三晋文化区三个文化区域的交接处。燕地，于是成为具有不同区域风格的“北边”区、“濒海”区以及三晋文化区之间的文化枢纽。西汉王朝最高执政集团十分重视对燕地的控制。经汉景帝削藩的政治努力，实现了“燕、代无北边郡”，而“诸侯稍微”，具有重要资源的地方“咸纳于汉”的局面^[6]。周振鹤讨论“燕国沿革”时

[1]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2] 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3] 王子今：《汉代燕地的文化坐标》，《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年5月版。

[4] 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5]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6] 《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曾经指出：“高帝五年臧荼、卢绾相继王燕国，有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六郡；十二年更王子建。景帝三年，燕国唯余广阳一郡，其余五边郡属汉。武帝元朔元年燕国除为郡，元狩六年以广阳郡部分地复置燕国封子旦，余地置为涿郡，昭帝间，燕国复除为郡，宣帝本始元年又以此郡部分地置广阳国。”^[1]对臧荼、卢绾的镇压，削藩时首先对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等“边郡”行政权的回收，以及后来燕刺王刘旦自杀，国除为广阳郡等历史过程，都表明中央政权对燕地战略地位的看重。当时的燕地，就如同西汉帝国最高执政者榻席东北一隅的“镇”^[2]。

1974—1975年发掘的大葆台汉墓，正是西汉燕地历史文化的典型性的遗存。大葆台汉墓的考古收获，丰富了对西汉区域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全面认识。

1983年12月1日正式开放的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遗址博物馆。众所周知，曾经历严重盗掘，墓中出土物近千件，数量并不是很多。大葆台主要是以典型的黄肠题凑葬制闻名海内外的。我们知道，许多历史遗存确实不是因珍宝出土量占据重要学术地位的。就古代墓葬而言，这些安葬死者的空间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墓中的随葬品的质量和数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可以用市场价值评判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大葆台汉墓首先就是以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形制享有盛名的。不过，如果我们忽略了大葆台汉墓的文物遗存的价值，也会导致形成历史学考古学的盲点。

“文物”原来用以通称礼乐典章制度。《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近世概念，如《现代汉语词典》所谓“文物，历代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3]，说明了广义的“文物”一语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界定的“文物”，包括：“（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又可区分为“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可移动的文物”。“不可移动的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可移动的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虽然大葆台汉墓墓葬建筑本身也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但是人们通常所说“文物”，往往取其狭义，指“重要实

[1]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64页。

[2] 《说文·金部》：“镇，博压也。”段玉裁注：“‘博’当作‘簿’，局戏也。‘压’当作‘厌’，笮也。谓局戏以此镇压，如今赌钱者之有桩也。未知许意然否。引申之为重也，安也，压也。”“簿压”的解释也许不合“许意”。“镇”即镇压坐席的重物。后世边地军政设置称“镇”，或许正是取用镇压坐席的古义。《山海经·海内东经》：“钜燕在东北隅。”而汉世燕地控制的意义，正如全国行政布局“东北隅”的“镇”。以坐卧之地作国家政治地图的比喻，其实古已有之。如宋太祖赵匡胤语徐铉谓：“不须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宋]岳珂《桧史》卷一《徐铉入聘》。关于汉代的“镇”，孙机已经有深入的研究和确切的说明。见孙机：《汉镇艺术》，《文物》1983年第6期；《坐席镇与博镇》，《文物天地》1989年第6期。他指出：“床、榻、枰铺席后，为了避免起身时折卷席角，还要在其四隅置镇。”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253页。大葆台2号汉墓出土铜质虎形镇，就是值得注意的汉镇实物。

[3] 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修订第3版增补本，第1319页。

物”、“代表性实物”。正如有的辞书所说,“文物”指“人类文化中所遗留下来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化古物。”^[1]

《大葆台汉墓文物》一书中所著录的“文物”,正是具有典型特征和重要意义的所谓“文化古物”、“重要实物”、“代表性实物”。

应当注意到,当今文物市场和收藏界人士视野中的“文物”,更注重其“艺术价值”。在注重科学的严肃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眼界中,当然不是仅仅以“艺术价值”判定文物品级。就增益对历史的知识,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而言,可能正是“艺术价值”未必很高的文物,更受到学界的青睐。

大葆台汉墓出土文物,正具有这样的品质。

例如,大葆台汉墓出土黑漆衣陶盘、内红外黑漆陶盘、博山式盖黑漆衣陶壶、外施黑衣的陶耳杯等,都是仿漆器的泥质灰陶制品。当时北方上层社会对漆器的看重,由此可以得到体现。口径70厘米的内壁和内底分别饰龙、鱼、鹤组合纹样的“盆形器”,也具有值得重视的特色。

被看做枕的构件的鎏金嵌玉铜龙头,是研究者“参照其他汉墓出土同类器物”得到“复原”判断的。鎏金铜铺首与墓室建筑的组合关系尚不明确。釜内保留有“残柶朽竹”的铜镢,应是积竹柄兵器的残件。但是原器形制和性质,我们已经并不明确。这件出土于一号墓后室的“I式镢”似乎应与出土于一号墓墓道南部车马前端之两侧的铁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后者“刺前端嵌鎏金铜套”,“刺、枝外均有漆鞘”,“在刺枝相交处装一铜柶,柶中空呈圆形,内装木柄已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戟同出的尚有铜镢1件,形式与前述I式相同”^[2]。也许当时兵器这种铜铁组合的形式值得注意。

被称做“错金银八棱铜兵器”者,长48.5厘米,“铁心外包铜,顶和柄端包银”,器柄铁心外嵌一圈金箔,两侧缠以丝绳。通体错铜、银,交错为菱形纹和涡纹。研究者说,“推测此器可能是防身用兵器”。这件文物的用途和名义,应当受到兵器史与秦汉名物研究者的重视。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渔阳郡,秦置。莽曰通路。属幽州。户六万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万四千一百一十六。县十二。”“渔阳郡”12个属县中名列第一的即“渔阳”县:“渔阳,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有铁官。”大葆台汉墓出土标志“渔”字的铁斧,是首次发现的证实渔阳铁官的文物证明。其意义对于冶铸史、社会经济史乃至管理史研究之重要性,是不需多作辩说的。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渔阳郡治所在渔阳县,在今北京密云的西南,顺义的西北^[3]。

据发掘报告记载,一号墓“黄肠木上,发现残铁刀(D28)一把,可能为盗墓者所遗”,这一信息,应当受到中国古代盗墓现象研究者的注意。

大葆台汉墓出土玉器多有精品。镂空龙凤纹玉璧大体完整。象纹玉璧以南国野生象为图像母体,形态生动。透雕螭虎玉佩和以凤鸟为形象主体的玉觿,都是汉代玉作高端技术的代表。出土于二号墓尸骨头部附近的著名的玉舞人,被看作西汉晚期玉器的典型作品,研究者以为“造型比中期更为优美”^[4]。

[1] 《大辞典》,三民书局1985年8月版,第1957页。

[2]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4—45页。

[3]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7—28页。

[4] 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730页。

朱书“黄熊柩初(神)”漆床及“樵中格吴子孟”^[1]竹简,已经引起学界重视。释读意见的分歧可能还会存在^[2],也许这部图录的面世,将会激起更多学者的兴趣,深化有关研究。有人以为“漆绀纱冠”的文物残件,出土于一号墓中棺盖板上的木质涂漆手杖,一号墓出土的铁质“扣形器”^[3]等,也许都会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其实用意义得以明朗。前说“玉舞人”,上下各有孔,其使用形态的复原,也是富有趣味性的工作。出土于封土中直径4厘米的“夹砂绳纹红陶饼”、直径8.4厘米的“夹砂弦纹红陶饼”均圆形,中有圆孔,其用途也值得研究者深思。

《大葆台汉墓文物》对于一号墓北侧外回廊出土高84、口径50厘米的圜底陶瓮的介绍,说到“出土时瓮内放有猫、兔等兽骨多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猫”进入社会生活的早期状况^[4]。出土于一号墓东侧外回廊北端的豹骨,或许也可以反映高层贵族日常生活中人与动物的特殊关系。豹作为墓主宠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思考这一问题具有参照意义之信息的相关发现,有西汉薄太后南陵从葬坑出土犀牛和熊猫骨骼,以及汉昭帝平陵从葬坑出土骆驼和驴的骨骼^[5]。馆藏文物图录的编集,没有舍弃这种有些人可能并不看作“文物”的历史遗存,是值得肯定的。

这部《大葆台汉墓文物》的编辑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学术贡献。其实,学界同人都知道,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对秦汉史和秦汉考古研究的学术繁荣数年来做过很多努力。他们与各地考古部门及博物馆学界朋友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学术交流频繁。他们筹划组织并成功召开了高水准的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6]。他们还编辑出版了多种对于研究者可以提供多种方便和重要启示的学术书籍^[7]。他们与高校历史学科的紧密合作与相互促进,也许可以看作中国博物馆系统相关工作的成功典范。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朋友也成为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考古调查的先行者^[8]。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多年来已是首都各高校历史学科中国古代史课程实际上的教学基地。相信《大葆台汉墓文物》的面世,不仅可以使学界和社会上关心汉代历史文化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大葆台汉墓,并且促进新的研究工作取得收获,同时也可以成为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学术进步的一个新的起点。

2015年元旦

于北京大有北里

[1] 发掘报告释读为“樵中格吴子运”,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第13页。

[2] 侯旭东:《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王子今:《大葆台汉墓竹简“樵中格”的理解与“汉代聚落自名”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

[3]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第45页。

[4] 王子今:《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第2期。

[5] 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谈大熊猫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汉“南陵”大熊猫和犀牛探源》,《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杨永林:《汉昭帝平陵考古发现骆驼骨架》,《光明日报》2011年11月6日;袁靖:《动物考古学揭秘古代人类和动物的相互关系》,《西部考古》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94页。

[6]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年5月版。

[7]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西汉“黄肠题凑”葬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3月版;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燕蓟地区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8月版。

[8]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与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6月版。

前言

1974年6月，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受石油化工总厂委托在丰台区黄土岗公社郭公庄村西南1公里处进行勘探，探出木炭、木头等异常现象。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考古人员现场勘察，初步认定是一座大型木椁墓，命名为大葆台汉墓。

大葆台汉墓经考古发掘，共发现两座大型汉墓，东西并列。两墓封土连成一东西近100米，南北80米的大土丘，残存高度8米，层层夯筑而成。封土中出土有商周至战国时期遗物，如蚌镰、陶纺轮、环首铜削、铜镞、鎏金铜盖弓帽、燕明刀等。此外还发现了汉代夹砂红陶罐。

一号墓在东，二号墓在西，两墓相距26.5米。两墓均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坐北朝南。一号墓墓室结构保存较完整，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墓，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和文献记载的研究，判断墓主人为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前73年—前45年在位)。二号墓为其王后的墓，由于早年被盗后被火严重烧毁。

大葆台一号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南北长26.8米，东西宽21.2米，墓坑深4.7米，由车马坑遗址、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内回廊、后室等部分组成。棺槨使用了五层漆棺漆槨，为三棺两槨制，色彩艳丽，除内棺内外髹黑漆外，中棺、外棺和内外槨均外髹黑漆内髹红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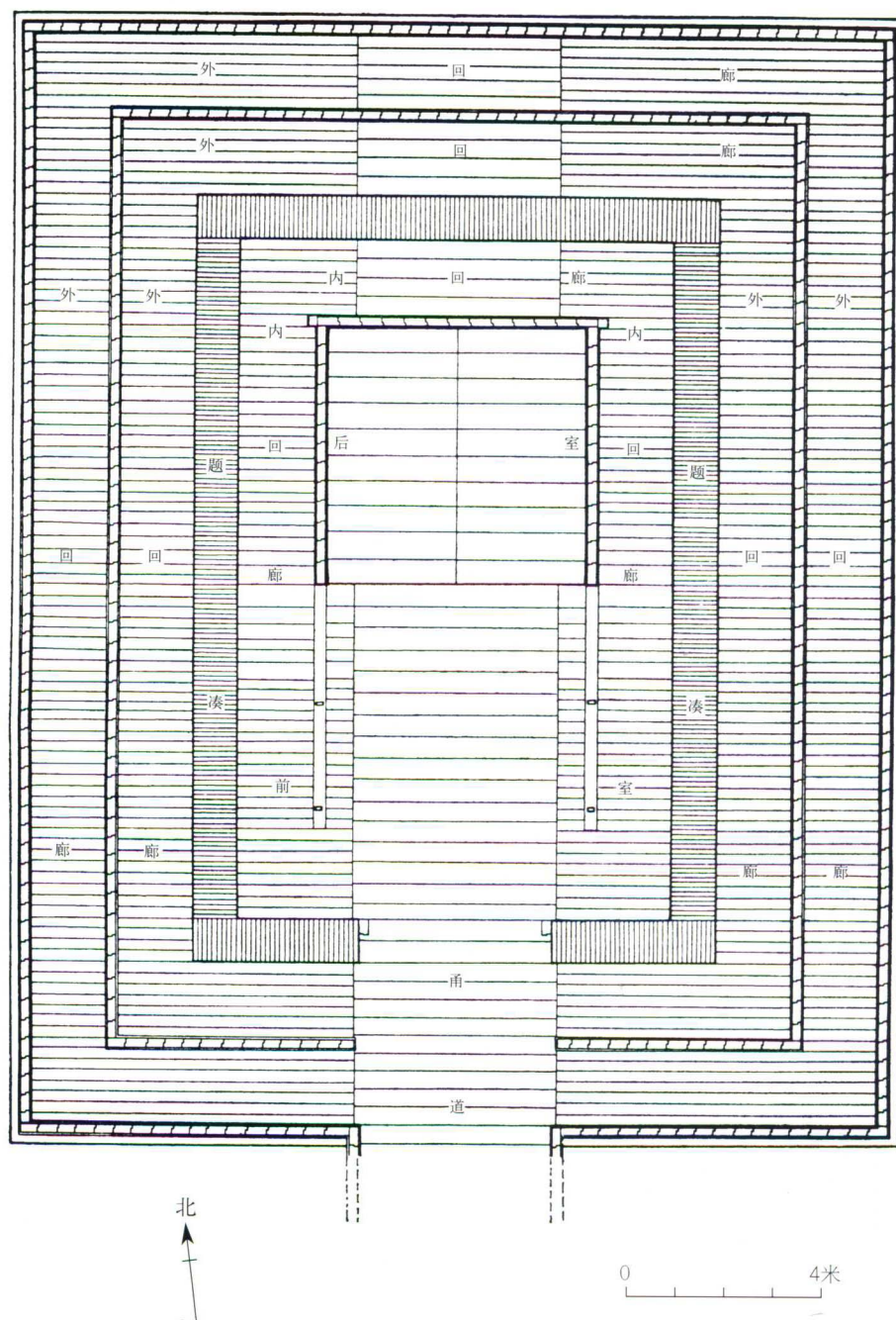
二号墓平面也呈“凸”字形，规模较一号墓略小，墓室南北长17.7米，东西宽11.75米。

大葆台汉墓使用的“黄肠题凑”是汉代高级丧葬体系的葬具。《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一号墓使用的题凑木均为柏木，制作规整，表面平整光滑，长度均为90厘米，截面多为10厘米×10厘米，少数为10厘米×20厘米或20厘米×20厘米。一号墓黄肠题凑共使用柏木枋14000多根，层层垒砌，在槨室外形成了一圈由题凑木堆垒成的“木墙”，每壁各30层，南壁正中辟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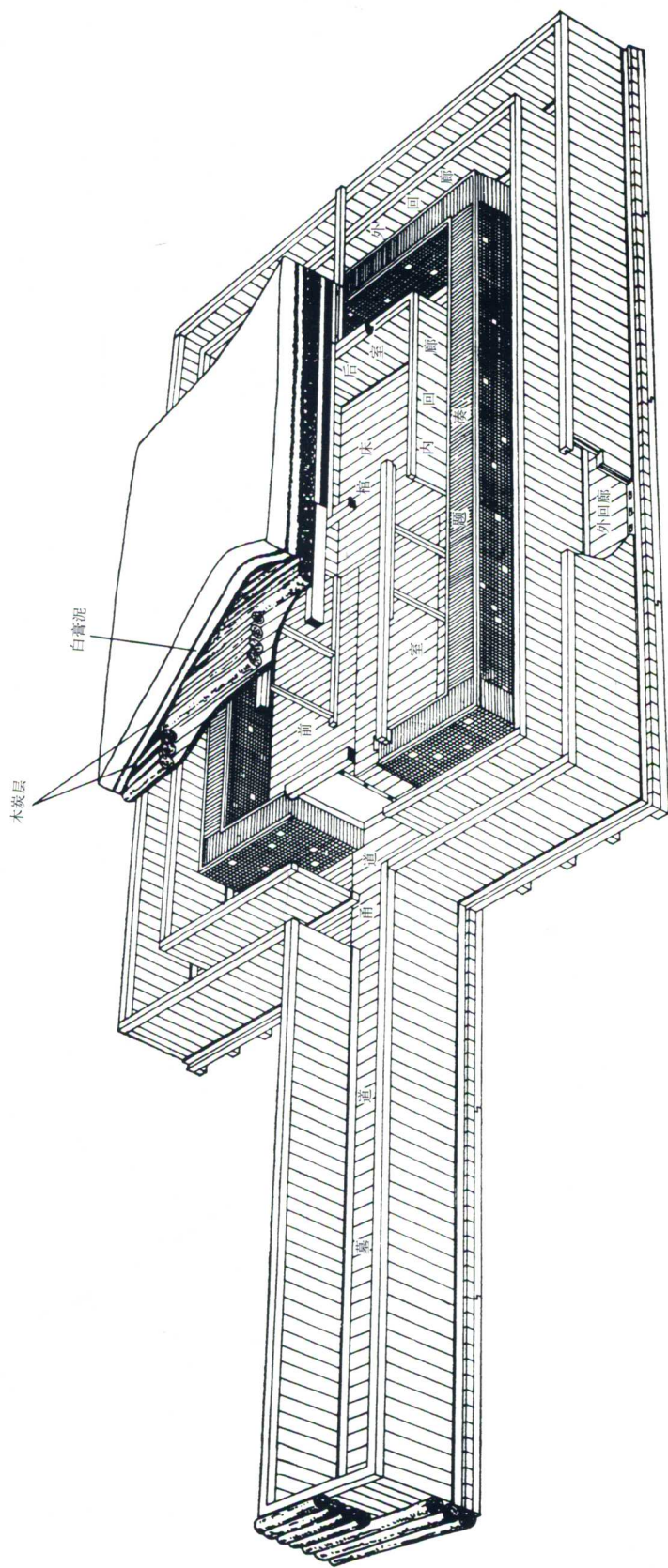
大葆台一号墓和二号墓随葬车马均位于墓室南侧，与甬道相连接。一号墓墓室南侧随葬3辆车和11匹马，墓室外回廊随葬3匹马和1只豹，另有一模型车马。一号墓随葬3辆车均为木质双轮单辕车，木质彩漆，车周身涂黑漆，车轮加饰红漆，车毂彩绘锯齿纹，车上加装伞盖，车身及伞盖上装饰许多鎏金铜饰件，十分华丽，为史书所记载“朱斑轮青盖车”。二号墓车已毁，从车饰推断，与一号墓车的形式结构基本相同。

1974年8月，在清理大葆台一号墓南部封土时，发现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1975年4月，在发掘二号墓时，又在两墓之间清理了一座金代砖井。在金代遗址中出土了瓷器、铁器、建筑构件以及铜钱等遗物。在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编辑《北京大葆台汉墓》一书时，大葆台金代遗址出土文物并未收录其中。为了便于研究者使用，几经思虑，我们遴选了一部分，编入本书。

本书中出土文物按照材质进行分类，对于复合材质的器物，我们按其主要功用来归类，比如铜案足，我们归入了漆木器。



一号墓墓地平面图



一号墓室结构示意图



封土远景（由南向北）



一号墓发掘现场（由西向东）



一号墓墓道内的三辆车（由南向北）



夏鼐先生指导发掘工作



发掘现场（由东向西）



发掘人员合影（前排左起：赵其昌、贾峨、任继奉、鲁琪、朱志刚；
后排左起：巩俊侠、张先得、刘震伟、马希桂、麦英豪、赵学勤、魏群、赵迅）



博物馆外景



一号墓墓室复原陈列

目 录

陶瓷器

汉代陶罐·····	2
黑漆衣陶鼎·····	3
黑衣陶壶·····	4
黑衣陶壶·····	5
内红外黑陶盘·····	6
黑漆衣陶盘·····	7
黑漆衣陶盘·····	8
陶耳杯·····	9
直柄陶魁·····	10
曲柄陶魁·····	11
陶瓮·····	12
陶钫·····	13
陶钫·····	14
陶钫·····	15
盆形器·····	16
陶罐·····	17
陶俑·····	18
绿釉陶壶·····	20
黑釉大口瓷罐·····	21

黑釉大口小瓷罐·····	22
钧釉碗·····	23
白釉褐花碗·····	24
白釉刻花盘·····	25
酱釉鸡腿瓶·····	26

铜器

鎏金铜铺首·····	28
鎏金嵌玉铜龙头·····	29
错金银八棱铜兵器·····	30
铜镢·····	31
铜刷·····	31
昭明镜·····	32
星云纹铜镜·····	33
四乳四虺纹铜镜·····	34
铜虎镇·····	35
铜小豹·····	36
环首铜削刀·····	37
铜镢·····	38

铁器

“渔”字铁斧	40
铁簪	41
铁环首削	42
铁戟	43
六螭铁釜	44
双耳铁罐	45
铁铃	46

玉石器

鞞形佩	48
象纹玉璧	49
透雕螭虎玉佩	50
玉觿	51
玉舞人	52
蒲纹玉璧	53
素玉璧	54
青玉环	55
素玉璜	56
龙纹玉璜	56

玉匣残片	57
玉耳塞	57
玉条	58
白玉鸽	59
瓶形玉饰件	59
镂空条形饰件	60
方形镂空玉饰片	60
螭虎玉饰件	61
灰白玛瑙饰件	61
玉饰片	62
桃形玛瑙饰件	64
缠丝玛瑙饰件	65
橙黄玛瑙饰件	65
石铍	66
圆压石	67
三通石坠	68
条形玛瑙饰件	68

骨角牙器

凤纹骨雕	70
------	----